

新华社南宁11月22日电(记者覃星星、林凡诗、黄庆刚)“半夜出门山过山,拐了一弯又一弯,鸡叫掌灯找到水,进门太阳快落山。”这是一首流传在广西大石山区的古老民谣,诉说着当地群众世代找水取水的艰辛。

广西大石山区覆盖6市30个县(市、区),这里群峰层叠,岩石裸露。独特的岩溶地貌使部分地区地滴漏水难存。千百年来,当地群众世代看天喝水,“吃水难、水难吃、水贵如油”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,广西大石山区党委政府带领群众与水抗争,从“没水喝”到“不愁喝”再到喝上“放心水”,千年“水愁”一去不复返。

大石山区“滴水贵如油”

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,飘出沁人清香。“我们山里的水泡的茶好喝着咧。”隆金英打开水龙头,又烧了一壶水,热情地招呼客人品茶。

隆金英所在的孔民村上买屯位于天等县驮堪乡,水曾经是她的噩梦。“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出门挑水,去晚了就得排队。”隆金英说,每天要挑5担水,上下累计1700级台阶。阶梯湿滑,一次挑水时差点掉下深潭,让她心有余悸。

十几年前嫁到隆安县都结乡陇选村的广东媳妇冯云娥同样深有感触。按照当地规矩,新媳妇进门头几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挑水。“挑水的小道弯弯绕绕,一次遇上下雨路滑,我不小心摔倒了,一担水都洒了,一个人坐在山路上哭了好久。”冯云娥说,挑水的艰辛不止一次让她这个外来媳妇产生离开的念头。

“天晴三日禾干枯,大雨一日成汪洋。”对居住在大石山区的群众而言,每天一睁眼,就要为水而愁。水缸和扁担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。

在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陇合村陇南屯,村民岑加天看着丝瓜藤下的两个石头片建造的水缸不胜唏嘘。“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,祖辈们就靠这个存水。”他说,记事起他每日天没亮就去挑水,一挑就是30多年。缸没满,我们是没有心思出去劳作的。”

缺水是多少大石山区群众萦绕不去的记忆,每一滴水大家都格外珍惜。在巴马瑶族自治县东乡江团村,78岁的村民蒙桂荣回忆:一次叔叔背水快到家门门口了,结果脚下一滑水全洒了,他把怨气撒到鞋子上,于是用砍刀将鞋子剁得稀烂。“一盆水,洗菜之后再洗脚。即便如此,这盆水仍舍不得倒掉,过滤后要攒起来喂猪。”蒙桂荣说,这样“一水多用”的日子,很多人过了一辈子。

水,承载着大石山区群众生存的希望,也关系着村屯的兴旺。20世纪80年代,隆安县南圩镇鉴正村内鉴屯有一口泉眼,是全村5个屯唯一的水源点。内鉴屯的村民讲起这件事眉飞色舞,无比自豪。为了取水,当时附近村屯的女孩子一大早都要过来挑水,内鉴屯的年轻人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少有打光棍的。驻村第一书记田铁说,这口泉眼记录了一个石漠化山村的水吃历史。

告别“望天水”喝上“放心水”

地处桂西北的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,是一个“魔鬼偷走了人类赖以生存

广西：大石山区『找水记』

的水和土”的极贫角落。生活在这里的瑶族同胞世代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抗争。

初冬时节,七百弄的群山一片苍翠。“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。”看着山坡上大大小小的圆形水柜,67岁的蒙桂宽感叹道,修建水柜和水柜加盖都有政府补贴,以前用背篓背水一趟要4个小时,现在接一桶水只需1分钟。

从徒步挑水到凿石蓄水,从修建水柜到提升水质,从工程性缺水到“哗哗”的自来水流进千家万户……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大石山区各地党委、政府带领群众向“水”而战,努力让群众告别“望天水”,用上“放心水”。

在艰苦的环境下,大化县干群立下愚公移山志,誓与水做斗争。2019年,大化县建成集中供水工程134处、家庭水柜5293座,工程受益人口6.6万余人。

艰苦卓绝的努力让大石山区发生了巨变。隆安县将面临吃水难的18个村划分成5个区域,通过跨区域集中连片供水让3万多人彻底告别“看天吃水”。为在高山上海建设加压站,原本在平地上

只需4个人抬的钢管,需要11个人才能抬上山。如今,一条条水管在崇山峻岭间蜿蜒。

2018年,岑加天的家乡建设了水厂。当地党委政府将附近水库作为水源,经过6级加压和一体化净水设备净化消毒,解决近2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。现在,在水厂工作的岑加天经常沿山路检查管网、维护设备,从吃水“困难户”变为用水保障者。

在巴马县东乡,住在山上的瑶族群众曾经每天眼巴巴望着红水河却吃不到水。经反复调研,2019年当地耗时4个月建水厂、铺水管、装设备,开展了一场“水往高处流”的抗争。

“进场施工之初,所有工程用水和人员饮水都从外地拉来。”东乡供水厂项目副经理朱孝克说,最高位水池和水源地的高度差为537米,施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,努力缩短工期。2019年底,河水经过消毒后“流上”陡峭的东乡,当地群众千百年来的“水梦”终于实现。

潺潺流水,承载着大石山区干部群



“挑水的小道弯弯绕绕,一次遇上下雨路滑,我不小心摔倒了,一担水都洒了,一个人坐在山路上哭了好久。”
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,广西大石山区党委政府带领群众与水抗争,从“没水喝”到“不愁喝”再到喝上“放心水”,千年“水愁”一去不复返。

左图:广西隆安县实施跨区域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后,爱华村龙微屯的村民在家中用上了自来水(11月12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杨驰摄

左下:在广西那坡县百南乡弄民村三支屯,村民挑着水走在山路上(2010年3月31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周华摄

下图:在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,一个村民从水缸里舀水(2018年2月5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周华摄

以水定产,再也不能老样子种田

甘肃石羊河流域节水见闻

“过去的青土湖徒有虚名,到处是沙丘,风沙特别大。”

当地政府以水权改革为抓手,积极发展节水型、高附加值农业,做精做优一村一品特色产业,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。

青土湖也再现碧水连天波光粼粼、成片芦苇随风摇曳、水中游鱼簇簇的美景。

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青土湖终于醒了。

11月中旬,甘肃省民勤县。站在青土湖畔,碧水连天波光粼粼,成片芦苇随风摇曳,水中游鱼簇簇……美景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过去的青土湖徒有虚名,到处是沙丘,风沙特别大。现在刮的风里,已经感受不到沙子了。”民勤县西渠镇致祥村村民甄立国说。

记者日前在石羊河流域采访节水时了解到,当地以水权改革为抓手,积极发展节水型、高附加值农业,做精做优蜜瓜、茴香、人参果、沙葱等“一村一品”特色产业,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。

起死回生青土湖

石羊河流域是西北地区人口最密集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最高、用水矛盾最突出,也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峻的

地区之一。

青土湖就是石羊河的尾间湖,被称为防止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合拢的一道“水门关”。到上世纪50年代初,青土湖尚有70平方公里的湖面。此后,由于石羊河水被过度用于工农业生产,青土湖干涸成沙漠。

甘肃省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局局长康德奎说,如果青土湖消亡、民勤绿洲失守,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拢,将危及河西走廊的安全。

抢救民勤,任务紧迫。2007年12月,经国务院同意,国家发改委、水利部印发《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》,治理周期至2020年,预算总投入47.49亿元。

随后,压沙造林、退耕还草、压减农田配水面积、移民搬迁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相继启动,流域上中游节省下来的水最终汇入了青土湖。2010年,干涸51年之久的青土湖重现碧波,如今水面已达26.7平方公里,形成旱区湿地106平方公里,有效阻隔了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拢。

水权改革倒逼节水农业推广

“今年是我流转土地种植娃娃菜的第三年,为节省成本采用了滴灌设施,与大水漫灌相比,亩均至少节水60至100立方米,一亩地可省两三百元。”古浪县永丰镇镇六墩村村民袁程玺说,“采用滴灌,一个工人可以管理二三百

亩土地,而漫灌的话一个工人只能管二三十亩土地。用滴灌不仅能节水、节肥,更能增收。”

省水就是省钱。水权改革让节水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,这不仅扎紧了用水总量的“水袋子”,也倒逼人们提高用水效率、转变生产方式。“每年年初,水管所根据分配到灌区的水资源总量把水权逐级明晰到用水户,逐户核发水权证,编制用水计划,分轮次控制灌溉用水,农民凭取水卡刷卡取水,用多少刷多少,节约下来的水可以通过水权交易平台转让。”据武威市凉州区金羊水管所水利股股长张文萍介绍,灌区机井已全部配套安装了计量设施,通过智慧水利平台对地下水开采远程监控,极大地促进了水资源精细化和动态化管理。

在水管所的水资源管理平台上,每一口机井的运行状态和采水数据实时更新,一目了然。2019年金羊灌区用水量较2018年减少382万立方米。

多年来在水权改革基础上,石羊河流域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,种植低耗水、高效益的作物,发展养羊、蜜瓜、人参果、蔬菜等产业,实现了节水增收双赢。

缺水形势依然严峻

“《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》的成功实施,只是重点解决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极不平衡、过度超采地下水等突出问题,初步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趋

众同艰苦环境做斗争的不懈努力。为保障村民用水安全,当地积极开展净水设施改造和消毒设备配套等工作。东乡水利站站长罗华介绍,2019年乡政府共为贫困户安装1461台净水器。“有了净水器,水没有了异味,饮水越来越放心。”村民兰日文说。

一汪清水盘活一方经济

一汪清水不仅保障了人们生活,更为脱贫攻坚提供充足动力。

不再为水发愁后,人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,思路也跟着活起来。千山万弄间,“解渴”的土地上特色养殖业渐成规模。

“以前牲畜不敢多养,担心与人争水,村民增收渠道单一,只能靠外出务工。”巴马县西山乡卡才村驻村第一书记黄程华说,山脊窝里建起了巴马香猪养殖小区,牛、羊、鸡等特色养殖覆盖所有村民。隆安县陇选村的村民以前不敢从事规模养殖,现在贫困户胆子“大”起来了,1户贫困户养殖的肉鸽存栏3000羽,26户贫困户家里养猪超过10头,其

中6户养猪超过30头。2019年陇选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。

巴马县东乡江团村党支部书记韦介英回忆起以前的日子直摇头:一些村民尝试养羊,傍晚上山清点数量时发现五六十只羊渴死在山上,这给希望改变现状的村民留下了心理阴影。“没有了后顾之忧,所有贫困户都敢放心养羊了,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汨汨清泉流,孕育新希望。在七百弄乡,有了家庭水柜和产业水柜,扶贫产业项目在山区遍地开花。现在全县有50多个扶贫养殖场,禽畜养殖数量逐步增加,村民对脱贫增收有了信心与希望。

解决了用水之忧,种植业发展如火如荼。车行山路上,只见江团村一个个洼地里长满桑树。在村里的种桑养蚕基地,32岁的蒙应求蹲在蚕房里整理桑叶。“以前苦于缺水,桑树种不活,不得不放弃想法去广东打工。”蒙应求说,他去年返乡流转70多亩土地种植桑树,今年收入预计超过10万元。

追梦正当时,“万弄”展新姿。在东

山乡,千亩中草药扶贫产业示范基地从无到有,核桃、杂粮杂豆种植面积不断增加……

曾经,大石山区许多年轻人因为缺水而离开家乡,如今一批批年轻人带着技术返乡创业,一批山里“土货”打响品牌。

在七百弄乡弄雄村的一个山弄里,鸡叫声此起彼伏。这里的2个养殖场存栏种鸡8000只、肉鸡1万多只。4年前,32岁的蓝燕军和4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返乡养鸡,没想到冒险之举成就了一番事业。

目前,蓝燕军发起成立的大化七百弄康利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130多户农户养鸡,其中90%是贫困户。养殖规模迅速扩大的背后,是山坡上5个产业水柜的鼎力保障。

从不敢规模养殖到家家户户参与,从“藏在深山无人知”到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,七百弄养鸡让越来越多山区群众实现脱贫致富。“没有水,七百弄鸡永远没有机会‘飞’出大山。”蓝燕军言语中满是感慨。

在家中接上一壶自来水,对许多人来说是每天很寻常的事,但对阿巴白克热·阿衣甫来说,却是盼了多年的梦。

处在天山南麓支脉黑尔塔格山南麓的新疆柯坪县,是阿巴白克热的家。荒漠、戈壁、山区面积占据柯坪全县总面积72.4%,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近40倍。

水少,味道还极为苦咸。为了解决“苦咸水”难题,柯坪县从1995年就开始了此后长达20余年的改水工作,累计投入4667万元,先后建成3座水厂,终于基本解决县城内居民饮水问题。

然而,广大农村地区饮水问题仍未完全解决。

转机发生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。2014年,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24个部委专题到柯坪县调研饮水安全问题。之后不久,柯坪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列入2015年中央文件。

2016年,柯坪县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动工。阿巴白克热记得,2018年10月的一天,家里来水了。那天下午,放学回家的小女儿喝了刚刚烧开的水,舔着嘴唇说:“水的味道和商店里卖的矿泉水一样。”

“我一尝,过去那股苦咸味确实没了,水里还带着一丝甘甜。”阿巴白克热说。

这一天,柯坪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正式通水试运行。从此,柯坪县群众正式告别了喝“苦咸水”的历史,喝

上了“卫生水”。

但“苦咸水”并未被柯坪“抛弃”。盐碱地、“苦咸水”,虽然不适合棉花、小麦等农作物种植,却适宜一种碱性植物——恰玛古生长。这是一种在新疆很多地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,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名为芫菁,富含有机活性碱和多种人体必备元素,被誉为“长寿圣果”。

借助碱性土壤和富碱水质等自然禀赋,柯坪县阿恰勒镇近年大力发展恰玛古种植,逐渐成为南疆恰玛古主产区。

记者了解到,柯坪县的恰玛古品质虽高,但因缺乏组织化的销售渠道,一直难卖出好价格。农民收获恰玛古后,只能以鲜果出售,价格8毛钱一斤,收益有限。

2014年,中国石化西北石油局的工作队入驻盖孜力克村驻村帮扶,决定启动恰玛古产业项目,帮助村民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。不只出售鲜果,合作社的加工厂还能生产恰玛古干、恰玛古粉、恰玛古口服液等产品。

作为合作社的理事,村民艾塔洪·提来克每年不仅将自己10亩地收获的恰玛古以1.8元一公斤的价格卖给合作社,还到合作社务工,参与合作社年终的分红。

艾塔洪说,现在不仅水变甜了,恰玛古也比往年多卖了近4万元,明年家里能添辆新车了。(记者李志浩)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